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醋葫蘆
第十二回 石佛庵波斯回首 普度院地藏延賓

引首《戰國策》「馮諼為孟嘗營窟」 馮諼為孟嘗取責於薛。曰：「責畢，何市而返？」

田文曰：「祝吾家所寡者。」諼之薛，召諸當責者悉來，乃矯命以責賜諸民，焚其券，民稱萬歲。歸以語文，文不悅。後文遭謫，就國於薛，民迎遮道。文曰：

「馮先生為文市義，今日見之矣。」諼曰：「臣聞免有三窟，僅得免死耳。今有一窟，當更營其二。」嘗為相數□年而無禍者，諼之力也。

【評】

孟嘗食客三千，微馮諼誰營三窟？都婆孽盈□百，無熊氏安返三魂？遇之不遇，不遇之遇，大率如是。

卻說都綱用熱幫閒計策，鎮日在父親跟前，把先生憎長嫌短，果然那成員外耳軟，不審來繇，便把舊師辭去。正欲另延一位，適有張暄拜謁，不敘別事，單把杭城先生比高較下，褒貶一番，然後說到自己身上，道：「聞得宅上要請西席，小子特來晉謁。因有個相知朋友……」怎的怎的贊上一通。成老原不在行，聽見說是府學朋友，一定好的，況兼修儀出口又輕，禮貌說來又好，一說便允。另日請至家間，果然如張暄所說，莫怪他腹中不濟，原來也是個光棍出身，濫冒青衿名色，實是積年「馬扁」。姓裘名屹，表字文蓋。都綱自從這個裘屹先生，莫說學業津進，且是師生相得。卻嫌家下煩雜，便移館在西湖莊上，每日嫖賭等情，那件沒有？虧得裘先生薦頭，又添上一個新友，姓詹名直口，獨有變賣行中，一發即溜，都綱凡有缺乏，即便謀之於詹，無不應手。此最為得力之益友也。原來這詹直口就是上年替熊陰陽討翠苔做中的，故此與熊陰陽最熟，別人前盡是隱瞞，惟老熊處每每露些消息。

一日，老熊聞得女兒有病，便來探望。見過院君，竟進女兒寢室。熊二娘見父親到來，便迎接道：「不知爹爹到來，有失迎候。母親可好麼？」熊老道：「母親慮你不健，特著我來探你。可健了否？」熊二娘道：「論兒身中，頗無不快，但不知因甚，每每不樂。」熊老道：「兒在此間，不愁無你衣食，憂他則甚？」熊二娘道：「爹爹有所未知，只吃我家員外，把大娘忒遵奉過了限。上年依大娘說，承繼都家大官回來，已不是了；目下又聽了大娘法令，把產業盡數分開，與冷布袋一股，都大官二股，其餘剩得些須，俱非實產。我想大事已去，再難挽回，日後不測，如何是好？」熊老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我道成員外也還未窮，怎麼將產業托著內姪變賣，原來分了與他！」

二娘道：「有這等事？我道此人雖不務實，或者父親死後不能保守，原來目今便賣，如何勾他消費？爹爹，你那裡聽來？」

熊老道：「就是隔壁那詹直口，與一個做閒漢的熱幫閒，又有甚麼小易牙、賽綿駒、裘屹秀才，一班兒朝朝飲酒，夜夜宿娼，把銀子土塊相似，只怕那些產業，賣得七打八哩！難道員外、院君一毫不曉得？」二娘道：「那裡曉得！當時管事的是成茂，此人忠心忠義，收租討帳，一毫不苟。自從逃走了翠苔，老院君不知怎的到怪了成茂，另用了成華。這人向來油滑，必是通同作弊。成華既肯隱瞞，兩老何從而知？」熊老歎息道：

「唉！成員外辛苦一世，爭來與他恁般撒漫，也不是個長策。我和他既在親中，又是好友，與他說知才是。」二娘道：「爹爹你若去說，也不為功；不說，也不為過。女兒想來，不說也罷。」熊老道：「我兒，說與不說，俱係小事，你只盤盤湊湊，敢是何意？」二娘道：「女兒既與成員外一家，自然休戚相關，何忍見著恁般事體？況員外、院君待我極好，他兩人朝不保暮，設有不虞，凡百盡歸他手，這樣一個浪子，諒來保得幾時家業？」

望他膳養，多是不穩，後來日子正長，想起怎不垂淚！」熊老道：「凡事還有老父在此，你也不必過憂。」二娘道：「論爹爹處，自然可以棲身，女兒想來不是終身之策。兒有一算，思之極熟，但只可惜沒個好的去處。」熊老道：「我兒，要尋甚麼好處？終不然想改嫁？」二娘道：「非也。兒念身生於世，形體不全，命運薄劣，究竟都是前生罪孽，以致今生如是。今生若再錯過，來生又當何如？不若及早回頭，剃髮為尼，博得清靜度日，上可以報答養育之恩，下可以完就衣食之慮。只怕世間庵觀，俱是酒肉法門、貪淫家法。倘是名教不正，不惟玷辱家門，抑且有違清課。怎生訪得一所真誠庵觀便好。」熊老道：「我兒此言極是。你既無夫婦之念，又沒子女之累，出家一說，極為相宜。待我與成員外再行計議。」

熊老與二娘來到堂前，成珪留住待飯。熊老對成珪道：「小女適間與在下說，多蒙員外、院君相愛，情逾骨肉，在下□分感激。但他孩兒們立了一個宣，教在下也難主持，不識員外、院君尊意肯否？」成珪道：「令愛有何吩咐？」都氏道：「二娘有語，只與我說就是，何必對令尊講。」熊老道：「不是小女有甚不足，他單道自己命中薄劣，八字偃蹇，目今蒙員外、院君蔭庇，只恐後事難卜，故此有志披緇，無情傳粉。將欲剃髮為尼，尋個修行去路，一可以償已往之愆尤，兼佑員外、院君之福祉。在下頗然其說，但不知二位意下如何？」成珪道：「嗟，原來有此善念！我想起來，他雖無所出，亦應老死香閣。」

哎，我年已老，多分管他不完，反為不便，既有此心，亦是好事，不知院君意下如何？」都氏道：「二娘子雖是無兒，與老身極其相得，向在家中，情同姐妹，得他在家，老身也有個陪伴。他今舉了此意，決是難留，我實割捨不得。只待老身過世後，任你出家也未為遲。」二娘道：「多蒙院君相留，妾固不當違命。但道念一生，惟恨皈依日晚，在家混俗，不無塵事所關。切憶身為廢人，而不回心向道，惟恐當來之世，望此廢形而不可得，那時悔之晚矣。惟員外、院君發慈悲心，行方便事，捨此微軀，周其衣食，使妾得日向佛前懺悔，祈保員外、院君多福多壽，妾之願也。乞二位裁之。」都氏揮淚道：「這樣講來，二娘子，你真捨得我去？也罷，你意已決，不敢相強，其後供養所需，俱是老身措辦。」成珪道：「你只管僧帽鞋衣罷了，道糧之費，我就聽起水田□畝與他，生則膳養，死為殯殮，也見你我情分。」都氏道：「這才是理。」二娘子再三感謝。

成珪問道：「二娘，還要在那裡出家？」二娘道：「正要員外與老父眼同覓一好處才妙。」成珪道：「和尚家，我到時常相處幾個；那尼姑們，只因院君不放進門，我卻一處也不曉得。聞有幾座尼庵，說道里邊有若干女眾，不論老少，不計其數，從幼含花女兒出家的都有。不知怎的，不拘在山在市，都把個門兒鎮日裡緊緊關閉，日日又有道糧，並不出門抄化，我想這班都是真正好尼姑庵了。」

熊老道：「員外，你真是個老實人。豈不曉得古人說：『僧敲月下門』，正為那關的，所以要去敲。裡邊專一吃葷吃酒，千奇百怪，勝似男人，無所不為，無所不做。還養得好光頭滑腦梓童帝君相似的小官，把來剃了頭髮，扮做尼姑，又把那壯年和尚放在夾壁裡。」有人來時，只做念佛看經；沒人來時，一味飲酒取樂。甚至假修佛會，廣延在城在郭縉紳、士庶之夫人、小姐及人家閨女、孤孀，到於庵內修齋念佛，不許男客往來。有那等不信的小伙子、惡少年要去看婦女、亂法會，又有那等開眼孔假慈悲的舉人、進士、鄉宦們，有血灑灑的護法告示當門遍掛，你道誰敢再來多嘴？那些婦女們挨到黃昏夜靜，以為女眾庵中不妨宿下，其家中父親、丈夫也不介意。誰知上得牀時，便放出那一班餓鬼相似的禿驢來，各人造化，不論老小，受用一個。那粉孩兒樣的假尼姑日間已就陪著一位夫人、小姐，晚來伴寢，是不必說。其內婦人之中，有些貞烈性的，也只插翅難飛，沒奈何，吃這一番虧苦，已是打個悶將，下次決不再來，惟恐玷了聲名，到底不敢在丈夫跟前說出。那為丈夫的，也到底再悟不透。及至那等好淫的婦人，或是久曠的孤孀，自從吃著這般滋味，已後竟把尼庵認為樂地，遭遭念佛，日日來歌，與和尚們弄出好孕，到對丈夫說是佛力浩大，保佑我出喜了。你道那班為父為夫的，若能知些風聲，豈不活活羞殺？故此在下說，極可惡是那關門的尼姑哩。」

都氏道：「熊老伯為何曉得許多委曲？難道果有這們事體？」

熊老道：「這些事，是我們明理的方才曉得。那仕途賊坯與那民間俗子，誰知這段緣故！」成珪道：「仕途上那班狗男女，等他這樣才叫做男盜女娼。但是那為尼的，捨己之田而肯使耘人之田，恐亦無此不妒之尼。」熊老道：「員外執見甚腐。他做佛

會，一月不過□次，其餘日子，俱是尼姑獨佔。況且那等來從帳的婦人，吃著這般美味，回家罄其所有將來佈施，正叫做酒池肉林、色淵財藪，豈不是普利道場、無遮大會？」

成公、成婆不覺大笑。熊二娘合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孩兒未有片香及於佛門，爹爹恁般謗佛，皆是兒之罪也。」熊老臉紅道：「這是因話說話，有甚罪果？」成珪道：「閒事休題。」

老大洞察其中之利弊，必能悉知其中之真偽。趁早定奪一處，以便擇日行事。」熊老道：「若要假至誠的，倒也頗有；若要真誠去處，其實罕有。只聞西湖南山有一所小小茅庵，不多幾眾尼僧，自耕自食，不善拔緣，奉侍一尊古佛，卻是石頭鑿成，因此叫做石佛庵。庵裡住持法名妙音，此尼年過六旬，頗有德行。只怕山路崎嶇，來往不便。我兒可也中意否？」二娘道：「兒所嫌者，正是近城市的去處，那深山僻壤，正好修行、念佛的妙境。只待員外去看一遭，便知端的。」

熊陰陽歸家，說與妻子知道，熊媽媽亦不相阻。次日，熊老邀同成珪，竟去石佛庵隨喜。行走之間，已是本庵門首。但見：石徑逶迤，溪流曲折。老樹樹鳴幾般古怪幽禽，峻峰巔結無數綿纏藤葛。不聞雞犬，惟餘隱隱鐘聲；未見茅籬，只有微微煙火。白雲飄飄籠禪宇，紫竹陰森護梵宮。

二人抄轉竹籬，又渡過一條獨木板橋，來到庵前。見一個粗丑老尼出來汲水，二人打個問訊道：「妙音師父在家麼？」

老尼答道：「家師禮懺方完，正是止靜時候。善人方丈請坐，待小尼通報，以便相迎。」熊老道：「你只對妙音師父說，就是城中做陰陽生的熊老爹爹見他有話。」老尼道：「我道有些面善，原來就是熊先生。多時不見，便不認得了。此位員外上姓？」熊老道：「便是我家前街開解庫的成員外，你難道也不曉得？」老尼道：「哦，是了，我記□來年前，跟隨家師同化月米，正來到你們前街一所解庫裡募化，想就是這位員外，將些錢米出來。只見一位長長大大的院君，虎也似罵將出來，把這員外拖翻進去。驚得我師徒走也不迭，正不知甚麼緣故。敢問員外，可是令堂太夫人麼？」成珪道：「惶愧！便是我家老妻。常是如此，那裡作得正經。」老尼道：「怪不得恁般後生，我道這院君那得偌大兒子？二位坐下，待我喚師父來。」

妙音聞知，即忙出迎，叫備茶飯。二人把所事從頭說了一遍，妙音不勝之喜，更聞有田陪堂，豈不中意！滿面堆笑道：

「怪不得夜來夢見一位金色身的羅漢降臨，原來應在宅上。我到不知熊先生的姑娘嫁與成員外，弟子許久不入城來，不曾奉賀。

如今既要出家，實是美事。佛羅佛，他本是個嬌養女姑，又嫁作富家娘子，怎挨得我這裡黃齋淡飯？」熊老道：「小女極不在此的。」成珪道：「師太不必掛掛，凡百小菜之類，在下不時送來。況且這位二娘與我家老伴兒甚是相得。若一來時，只老妻送的小食，也數眾位食用。」妙音道：「如此甚好。員外曾擇日否？」成珪道：「尚未。」妙音道：「我有本曆日在此，就請熊先生擇個日子，待弟子好備齋供。」熊老擇道：「明日算來做不迭，後日又是丁日，彭祖忌丁不剃頭，看來只有初八日上好，又差是個絕日。」成珪道：「絕日不好，另看個罷。」妙音道：「不妨，所喜的是這絕日，我等出家人不比俗家做事。」

況淨頭之意，正要意絕，心絕，情絕，欲絕，才是出家本色，買也買不個四離四絕的日子，正妙得緊。」成珪道：「這也有理。的於這日，我等齊齋送來。」

妙音請二人齋飯畢，二人別歸，已有半晚光景。正行間，只聽得背後簌簌的響，熊老道：「山深路僻，甚麼走響？」成珪連忙回頭一看，原來便是成華。熊老問道：「你可來迎接麼？」

成華道：「迎接到不早上來了，餓死我也。」成珪道：「為何早上到來，在此受餓？」成華骨嘟張嘴道：「老員外做人誠實些，也免得院君相疑，又免得我們緝捕。偏我晦氣，輪著今日遠差，飯也沒處買吃。」成珪道：「院君一發這般心細。」熊老道：「今日到怪不得，倘是有像我說的那等師姑，免不得你要偷摸，這緝捕必不可少。只難為了成華大官。幸喜適才收得幾個燒餅在此，權且送你充饑。」

說話之間，已到家下。成華先進，覆了院君，只當消了一張牌票。都氏聞得尼姑個個老丑，心下□分放落，道：「既如此，日後來往，不必慮了。」隨即別設酒席，款待老熊。不在話下。

不數日，初八已至。都氏接了熊老夫妻、周家父子，自己與何院君、熊二娘子一干女眷轎子先行，成華挑了素食果品，成茂挑了僧鞋、衣帽並二娘隨行什物，眾男客一齊來到石佛庵中。妙音便將香燭、佛像、花供、紙馬鋪設停當，等得一行人到，即便敲鐘打鼓。眾人拜佛畢，走過一班村村俏俏的尼姑，俱來問訊。茶罷，一齊念動《觀音經》、《藥師懺》，真言咒語，就請熊二娘參佛。二娘隨著妙音，遍拜如來、文殊、諸天羅漢、彌勒准提、金剛韋馱、迦〔伽〕藍等神。已畢，成珪將請妙音登座，著熊氏合掌頂禮，以求受記。都氏送上香信禮物，老熊送上剃頭金刀。妙音即將三皈五戒，逐一講完，便取名道：

「本庵法名，向以『色即是空』四字為則，如前歲收的幾個小徒，乃『色』字頭，故有色玉、色曇、色塊、色膽、色精等輩；次年該『即』字貫首，故有即溜、即頭、即進、即出等輩；舊年輪該『是』字打頭，有了是心、是物、是作、是受四人；今年該『空』字取名，已有了兩個師兄，叫做空幢、空准，便取做空趣罷。趣者，趨也。我和你出家人，正該遊心於淡泊，移志於空虛，乃是人道正途，故此取個『空趣』二字。列位員外、院君以為如何？」周、成、熊三老都稱贊道：「好。」妙音即將剪刀剪下長髮，遞與熊老，熊老嗚嗚咽咽的接了頭髮。〔二娘〕早已剃做乍光光的模樣，穿上法衣，霎時變做一個尼姑。

妙音又教空趣參了三寶聖賢，又拜謝各位眷屬，吃完齋筵等情，日已西墜，一行人各返家門，不在話下。

只空趣獨留佛舍，妙音師好生溫存教諭，宛款傳授，不一月內，空趣師經卷竟識，禪理大通。熊先生不時來望，都院君日日送齋。只一個空趣到庵，庵中興旺大半，遠近僧家誰不覬覦？內中也有游花僧人，只道成員外的小老婆出家，不知怎生豐彩，往往走來摩揣，又從人頭討著個實打實的風聲，都不來了。況空趣原厭世情，連家中往來一應謝絕，只做自己實在工夫。看看過了三四個月，胸中朗然開悟，豁達洞徹，遇事即明，無機不解。每每合眼參禪，俱是法音天鼓，一竟的頭頭是道，步步生蓮。

一日課誦之暇，向禪牀上趺坐而臥。未一炷香，早見一個胖大野僧到來。生得古怪，《蝶戀花》為證：

細眼長眉只是笑，闊口方頤，耳大雙環套。胖矮橫身三尺料，鬥來大肚深深竅。粟大念珠顆粒少，布囊並不盛錢鈔。醉態醜醜顛又倒，滿腔樂事無煩惱。

空趣見這僧人來得較近，忙欲起身來迎。只見那僧甚沒體統，倚著副醜醜的面孔，直到牀前，也不忌些體面，嬉開張闊嘴，把酒氣直噴出來。空趣躲避不迭，早被那僧一把攙住，道：「你也忒煞沒答撒也，撇我許久，還不念著我哩！」空趣是個女眾，一時慌做一團，那裡得脫？那僧又伸隻手向空趣禪襠裡摸入，空趣抵死掩住。那僧道：「你還不識這裡邊妙趣哩，足見你沒答撒也！」說了又笑，笑了又說。空趣忍不住無名之火，高聲大罵道：「這無知野僧，何來獸禿，輒敢如此沒禮！」連聲的叫喚，隔壁尼姑一個也不到來。空趣暗想道：

「我道這庵實是好去處了，原來也有此等淫僧走來亂戒！眾尼都不敢應，可是師父賣好麼？」那僧只是狂笑，便把手念珠舞動，歌道：

波斯那，波斯那，此時不歸奈爾何。靈山久離事蹉跎，好將塵土濯清波。忍不住笑呵呵，忍不住也笑呵呵。」

念畢，忽然不見。空趣悟道：「此僧臨去數言，大覺不俗，諒非尋常等輩，可速趕他轉來。」遂縱身一跑，不覺在房門上「噠」的磕上一頭，昏暈於地。

房外眾尼聽得，大驚小怪，只道有賊，連忙掌燈進房。只見空趣昏倒於地。救了一個更次方得醒，口中還說：「可惜！」

眾尼不知就裡，再三叫問，方回復道：「我做夢，還是非夢？」

不是你們叫轉，又免我做半夜的大夢。」眾尼摸不頭著，只把空趣仍扛上牀坐了，問其備細。空趣把夢中所見細說一遍。眾尼道：「這豈不是彌勒尊者現相！」空趣連聲叫：「像！」忙出山門，把本庵彌勒一看，空趣拍手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你這老騷騷，你倚在清中笑我濁漢，只問你坐在此間何干？我今日已不被你笑了也！」妙音忙問道：「賢徒莫非癡了？」空趣道：

「師父，我的癡既非一朝，今日脫然已愈，只是你等的癡何日為了？我也顧不得你們，早早別你去也。」妙音道：「你要何處去？」空趣道：「師父，你豈不知世俗談禪，也會答你個『原從何處來』五字麼？弟子不是戲言，若非彌勒道兄指引，幾墮輪迴矣。一生幻夢，今日始覺本來面目，卻與彌勒尊者相等，乃如來之高弟，別號波斯達那尊者，職居羅漢之位，號有尊者之稱，不合於往昔因中，共臨人王法會，瞥見塵世風光。動了思凡之念。如來憐我若到塵凡，必以垂成之果，墮落羶穢，如不遂此歹念，恐道心因茲而日蠱，故送我於轉輪殿前，不付宰官之職，不全男女之形，使完璞不琢，全體不淪。幸已轉入佛門，了明心性；豈可久於人世哉？今日回首西歸，頗無牽掛之事。只一件未完之局。尚累於心，待到冥司跟前討個信罷。煩師父與我香湯沐浴則個。」

妙音一面著人通報成家，一面備湯與空趣。洗浴畢，遍辭諸佛聖像，別了妙音眾尼，即命取紙筆來。先將前彌勒偈語先寫出了，然後自留一偈云：

當年一念誤，已入輪迴簿。幸蒙佛祖最相憐，生我非男復非婦。咦！假饒長就好皮囊，今朝幾失西來路。

寫畢，便將袈裟穿了，跏坐禪牀，自此閉目，再不開口。眾尼見他忽然會動筆寫字，□分驚駭。

正喧嚷間，成、熊二家俱到。空趣默默不語，眾人問亦不答。妙音將寫的謁語出來，眾人無不稱異，妙音道：「空趣師原係波斯達那尊者，我等俱宜列拜，不可仍作親屬日之。」眾人依言，一齊拜下。只聽得仙樂鏗鏘，儀仗羅列，回頭看時，只見空趣已坐雲端之上，與眾人拱手作別，隨著一班幢幡寶蓋冉冉而去。眾人極目瞻望，半晌漸漸不見。再看禪牀之上，早已瞑目而逝。

熊老夫妻忍不住的啼哭，成珪、都氏俱亦盤盤淚下。妙音勸道：「令愛已回首西歸，大道就矣。古人說：『一子出家，九族昇天。』今一人成佛，豈不彼此受益！正該慶賀，不必悲傷，只是念佛相送極好。」眾人齊聲念佛，眾尼齊聲誦經。妙音設下齋筵，祭奠一番，然後將自己的龕子盛置了當，率眾徒弟抬到山後平坦去處，放起一把三昧之火，念動真言咒語，敲動錚鈴鼓鈸相送。燒煉已畢，即將骨殖拾起，欲置普同塔內。

成珪道：「空趣師既成正果，不當混入流品，老朽當獨建一塔以貯之。」另日建塔，不在話下。那時事完歸來，鄰舍街坊無不稱異。

再說波斯達那尊者自從離卻皮囊，隨著一行樂從，不往天堂而去，亦不往西土而行，一徑打從冥府進發。騰騰冉冉，不則一時，行過了幾多渺茫去處，才人鬼門關來。一路自有那無數鬼王迎接，至如枉死城、刀山獄、黑暗獄、孽鏡台、抽腸所、拔舌廳、油鍋局、變相局，種種有司去處，俱有值日鬼卒、承行判官，俱來參迎。看看來到一個殿庭左側，只見雕欄畫棟，屋脊刺天。波斯正待開口相問，卻有持幡童子向前報導：「稟上尊者，此間已是森羅殿了。請尊者升階。」階下鬼卒遠見幡幢到來，即忙報與□王。□王便齊齊下階出迎。且將□王聖號書後：

一殿楚江大王

二殿秦廣大王

三殿宋帝大王

四殿五關大王

五殿閻羅天子

六殿卞成大王

七殿泰山府君

八殿平等大王

九殿都市大王

□殿轉輪大王

波斯升殿，遜□王在上，便行弟子之禮。□王斷不肯受。

波斯道：「非是釋弟足恭，實緣塵相未脫，想在世不無暗中之錯、不知之愆，雖聖人且不能免，況釋弟生而愚昧，晚諳戒律，豈能秋毫無犯乎？倘有過惡，乞□位殿下明以教我，庶使省心修德，少儼萬一，然後於轉輪大王處覓取本來面目，以圖西歸。

那時便偕個客禮，未為遲也。」□王道：「本當即備鑿輿相送，但所示極是，儘可以風化鬼律。快著各部曹官，即將波斯達那尊者在世罪案立時呈明，以便施行。」

少頃，走過一伙猙獰獐獐的部曹到來，逐一稟道：「殿下食祿司判官謹覆：查得波斯在世，飲食不忌，其未出家時，往往啖葷茹酒。姑念非其有意求謀，不過隨緣飲食，按律無罪。

出家數月，食行頗優。啟上慈王，理宜旌。」又一員稟道：「殿下司衣判官謹稟：查得波斯在世，頗無織作之勞，每衣綺羅之服，但能安其所分，不係強求，按律無罪。然其佩服愛惜，深知蠶婦之苦。啟上慈王，理宜旌獎。」又一員稟道：「殿下司酒色財氣判官謹稟：查得波斯在世，既無困酒之愆，已乏沉色之孽，無財而不貪財，遇氣而不競氣，四般無著，德行可風。

啟上慈王，理宜旌獎。」又一員稟道：「殿下司生命判官謹稟：

查得波斯在世，閻閻終身，未嘗手刃一生、親殄一物，雖行住坐臥之際，致損昆蟲蚤蝨之屬，亦是舉世同情，難於據律，姑念無心，合行赦免。」

□王道：「吾師終是佛力浩大，且喜諸孽半些不染。請到轉輪殿中攜取舊相，以便西歸。」波斯道：「釋弟見各位曹官可稱英才具足，怎不見嗣部吏典？豈冥司亦缺此例那？」□王道：「吾師是何言也！敝役以吾師未經生育，料無此孽，故不前耳，豈有缺之之理乎？」波斯道：「殿前既有，不識可一見否？」□工應諾，即喚嗣部判官過來謁見。

波斯問道：「釋弟請爾無他，只緣生前一件未了之事，欲托足下一查：不識陽世成珪，其妻都氏，此二人者，爾嗣錄中，可有子女之分否？」那官即將手中簿子查上一遍，覆道：「啟上尊者，成珪命犯妒星，妻宮最多酸意；都氏命惟孤宿，子宮極是辛艱。此二人者，法當絕嗣。」波斯垂淚道：「釋弟之所以問尊官者，正以成氏無嗣故耳。弟子未問時，尚在妄想，今見簿中注定，如何是好！」不覺撫膺痛哭，意在□王來問，便可進言，誰知□王一毫不理，那判官也竟公然去了。波斯見計不就，只得把判官一把拖住道：「足下以慈悲法力，為？祀司主，倘有釋弟薄面，為彼添取一筆，延此垂危之係，慰弟報補之心，不識尊者肯否？」那曹官把雙銅鈴似的豹眼一豎，道：

「佛家弟子，恁的不知法紀！」不答而去。

班中又突出一員判官道：「轉輪王案前司禮判官，謹啟□位大王案下：佛門戒律，惟以割情；冥府憲章，首嚴私謁。波斯歷世既滿，理宜返駕西歸，本曹自應措辦樂從。奈彼俗思尚濃，私乾不憚，既違佛祖之模，又亂冥君之典，若非羅漢，罪極不宥。倘欲復其舊體，送之西歸，不惟有悖佛王，抑且多乖冥律，以臣度之，竊為不可。」波斯聽這一席話，嚇得遍體麻戰，聲聲□□。

□王正猶豫間，忽有鬼卒報導：「地藏金旨，專請波斯尊者一敘，立候，立候。」波斯道：「正欲往謁，又辱寵招，就此暫別。」眾王即差鬼童四名護送，竟往地獄城邊進發。

不多時，遠遠見所殿宇，上有金書朱匾，題著三個大字道「普度院」。鬼使先進通報。少時，一位院主出來迎接。但見：頭帶頂五佛朱冠，手執一桿九環錫杖。左有道明法師，右有大辨長者。階前善聽恒隨，座右冥燈常點。

只因曾發洪慈願，直到而今未返西。

這位便是幽冥教主慈悲地藏王菩薩，見波斯到來，即便下階相迎。波斯上殿，執弟子之禮參見。地藏再三不受，問道：

「尊者塵行既滿，合應更體西歸，為何猶歹帶凡胎，以遲歸旆？」波斯道：「弟子以愚蒙之質，逾越法規。多蒙佛祖見憐，幸得不沉欲海，雖皈尼舍，尚沒愛河。不虧彌勒道兄引示，何能得拜慈顏？」地藏笑道：「尊者但知彌勒引示，不知老衲之意也。你

道彌勒那人一味好飲米汁，而以嘻笑為事，能把尊者在心否？其來引示，正愚意也。昨聞法駕已至，料應不日西歸，特屈法音少敘數日，以談西域近事、塵世訛風，不識有可言否？

波斯謝畢，道：「西方近事，尚在未知。只有塵世訛談，大小凡有五節，甚為疑惑，正欲向教主一決，幸蒙垂問，敢不悉陳？可笑有等愚婦老嫗、癡尼蠢釋，每說目蓮尊者當年開獄之後，放出鬼魂億萬。其後教主又著目蓮轉世，化為黃巢作亂，殺人八百萬，血流三千里。此是疑之一也。又道教主之目終年是閉，直至每年七月內，若逢大月，三□日開得一目，若是月小，終年不開。以為七月大，孽鬼少，教主忍見；七月小，孽鬼多，教主怪他，故不肯開眼一看。教主只此時已開了半目，難道終年閉目的？地藏可是另有一位麼？這是疑之二也。又道人家已故宗祖，俱係地府獄中，至每年七月□五日，人間僧舍盡做盂蘭佛會，冥主將那鬼魂，不論新舊，已發覺、未發覺，已結證、未結證，於□三日一齊放出，至□七日一齊收回，至使其子孫有接祖送祖之風。我想宗祖有魂，應在子孫家中，其子孫順時致祭，頗為近理，而其接送之說，請問何處接來？何處送去？設或仍歸獄中，四方豈無億兆萬數，其司獄鬼吏何許神明，能不逃失一個？若有此事，教主定知。此疑之三也。又有一等無稽之徒，自言冥司判官，能知地府事跡、人之壽夭，皆我掌握所司，遇有不起之疾，問之能為斡旋，只要燒些金銀紙錠，即能起死回生，然後受謝。甚至管轄不一，有司財半判官，可以致人之富；司祿判官，可以致人之貴；司子失判官，可以續人之嗣。事驗之後，議謝真銀若干。凡世愚民，往往奉之如父，敬之如神，所祈之事，驗否相半。我想人間滑吏，尚不敢直以公務泄漏，豈冥司法紀怎的森嚴，而用陽人為吏，已出不解；復使擅泄機關，又且因之覓利，言稱夢中將來送與閻羅天子。我想閻羅用這一班過籠的滑吏，搜索至於陽間，他在陰府一發不知怎的貪賊！教主參於□殿之列，亦必知其情偽，必能革除，今而視為公行。此亦疑之四也。又見陽間神像，塑造冥司形像，凡著半判官，都是落腮鬍子，小鬼俱是藍靛身軀，勾人便是無常，兵健定是猛漢，無常身著孝衣，長過丈二，牛頭真是牛形，馬面果有馬相。我今及至地府，並不見牛馬面貌，亦沒有無常形跡，鬼判俱與陽世吏書相等。此亦疑之五也。請教主剖之。」

地藏呵呵的笑道：「我道陽間定多奇異冥府，今果然矣。」

且逐段解於尊者聽來：當年目蓮救母，放鬼之事，原不謬傳，乃是冥帝好生之變局耳。罪魂多積，獄訟繁興，不論已結未結，俱是重大孽鬼。閻羅體大慈之心，盡欲赦免，使之革故鼎新，奈其罪孽深重，不可平白放去，故此假手於彼，虛稱誤放。地獄一清，天界、冥司，無不歡詠。實慈悲好生之本意也。在獄孽鬼，尚欲釋之，豈有無罪平民，使化為黃巢而殺之那？雖至愚，亦易明也。不過治極生亂，天降災橫，假此凶酷，以毒兆民，正天地盈虧，春生秋殺之義也。若言殺命抵命，黃巢幾多性命？若言放鬼殺鬼，何似不放此鬼？必是何物書生舞弄筆頭，妄捏雜劇，借立牆壁，以欺愚昧者，何難見哉！閉目一事，亦是愚僧訛語。吾以普度之心，欲四大部洲之內、閻浮世界之中，人人為善，個個作佛，竟生西土，不入地府。以至一□八層地獄之鬼，三五□般受刑之魂，皆欲其回心向佛，以生西方。吾故諄諄念，歷遍地府，期復前願，恨不能替得此等鬼魂，受完苦惱，皈心向道，以靖斯獄，盡化為九品蓮台，少遂吾願耳。

今者去少來多，已是□分著意，再有何等傲腸，不屑開眼一視？

若言不忍之心，而故目夾其目，又何能故忍此心，使我不見不聞，使彼受疼受痛？閉目之說，本係戲語，愚人執，以為真，固不足怪，特恨以七月大小為開閉之驗，則訛抑甚矣！尊者將此二段作笑譜看可也。祖宗祭祀，是子孫報本之心；地獄放收，亦教主勸善之戒。豈人無善惡，一例置之獄中；寧罪乏重輕，而概久於泉下耶？成神成佛，托生受苦，總是四散居多，而其子孫又安知其祖先之存與否也？假令有生有死，生者不久於世，死者世代在獄，則此地獄將統三界而成，尚難容其萬一，何□八層而足也？但孝子只順時而祭，毋以無地獄故而竟亡其祖先，亦毋以有地獄故而過慮其祖先，隨鄉逐流，如是已而。若判官之事，冥中豈乏鬼之董狐？即孔門之弟，歷代之英，俱來為王為宰，豈乏美才，而用區區村蠹之輩、田野之夫，以承生死之重務耶？不過哺啜之徒，鼓唇弔舌，為衣食計，妄言禍福，盡不曉冥府真情，似亦勸人一法。故吾冥王，雖在熟知，亦未加禍，若言斯人真是判官，即於覓利可知也已。人間神像，自上古設備以來，妍媸已判，但地獄變形，乃吳道子幻中拈出，以警世人作孽故。誰知酷吏尚此苛刑，以毒黎庶，一味賄賂，豈非突睛豎發之鬼吏那？要知道子作畫，原從陽世臨摹，但借陽世醜態，以為地獄榜樣。且如陽世吏書，狠索銀錢，不顧貧民生死，即與塑的鬼判何異？皂甲苛求分例，一味喝五吆三，造言生事，面是背非，有錢則滿面春風，無錢則面青眼突，實牛馬而襟裾，又與塑的牛馬面何異？只可惜多與一副人形耳。

冥府勾人，原有舊役一名，喚為磷件。此人生相長大，世人不識，呼為無常，殊不知無常者，辭語也，豈有人姓無而名常者乎？剛又無常，而即克勾人者乎？不過言人生於世，如隙中之駒、石中之火、夢中之身，光景極短，故曰無常。若磷件可無常，何獨土地不可名為『有短』哉？地府固無此等胥役。總之，作善事則地獄亦人間，作惡孽則人間是地獄，何疑之有！」

波斯躬身作禮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非教主之智慧，其孰能彼此迷陣那？信乎諸孽皆繇自致而然。譬如弟子以囉漢身，一念妄動。遂有千般苦惱，隨即汰濁淘污，尤歹帶俗緣塵慮。適蒙□殿王官考我生平，頗無罪案，卻緣解脫未純，不合對嗣部判官，倩查夫家後胤，曹官回言無嗣，某方懇彼用情，那官佛然不允。早動了轉輪部下一員官典，劾某以私乾冥府，上違佛訓，下亂冥規，未容西返。切思夫家二老，待某恩遇頗隆，而求嗣之衷，殷殷可憫，愧無尺寸相酬，將欲以途次之便，為彼贊襄，少酬萬一。奚料不得報恩，反蒙黜逐。弟子不復本相，特此故耳。」

地藏道：「原來尊者因此之故。轉輪何得如此膠執？明日我去見他，即當給還本相。這事極易，尊者寬懷。」波斯道：

「弟子又何亟於西域？轉輪不給本相，部曹不肯添丁，只也繇他罷了，我須拚個不歸，仍還陽世，托為成氏之子，完此初心，他日再返沙門，未為遲也。何煩喬吏胥之褒貶乎？」地藏道：

「尊者不必使氣，你既一心已定，好歹明日調停。且到後院薄齋，少敘少敘。」